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ZAI CHUANTONG YU BIANGE ZHIJIAN

Yingguo Wenhua Moshi Suyuan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

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钱乘旦 陈晓律 著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ZAI CHUANTONG YU BIANGE ZHIJIAN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

在世界各民族中，英国算得上是一个典型，它体现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英国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以和平、渐进、改革为主要特色，其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就在这平稳的现象之下，英国经历了最深刻、最惊涛骇浪的社会变化：它率先闯进现代文明的大门，第一个走进个现代社会，它开创了现代经济与政治制度，其科学与文化发展给人类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英国是现代化的开拓者，它的开拓永久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这种剧烈的变动与沉稳的路径，如何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本书即追溯这种文化模式的形成机制，从中寻找带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启示。

上架建议：世界历史

ISBN 978-7-214-06493-6



9 787214 064936

定价：33.00元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ZAI CHUANTONG YU BIANGE ZHIJIAN

Yingguo Wenhua Moshi Suyuan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

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钱乘旦 陈晓律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钱乘旦,陈晓律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0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6493-6

I. ①在… II. ①钱… ②陈… III. ①现代化—研究—英国

IV. ①D7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1558号

-
- | | |
|------|---|
| 书 名 |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
| 著 者 | 钱乘旦 陈晓律 |
| 责任编辑 | 左 衡 |
| 装帧设计 |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
| 责任监制 | 王列丹 |
| 出版发行 |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
| 网 址 | http://www.book-wind.com |
| 集团地址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
| 集团网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新华印刷厂 |
| 开 本 | 960 mm×1 304 mm 1/32 |
| 印 张 | 11.5 插页 4 |
| 字 数 | 230 千字 |
| 版 次 | 2010年10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214-06493-6 |
| 定 价 | 33.00 元 |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作者的话

本书自1991年问世以来，这是第五个版本。20年中读者们一直喜欢这本书，让我们感到相当欣慰。凤凰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现在将它列入“凤凰文库”再次面世，我们希望它因此能接触到更多的读者。

我们在书中表达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和世界上其他一切国家一样，英国的历史充满了冲突，冲突是历史的常态，甚至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没有冲突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但英国的历史又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不一样，在那些国家，由冲突引发的斗争往往导致一方的全胜和他方的全败，胜利的一方完全消灭另一方。这种结局看似利落，但造成的社会撕裂却是巨大的，人民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而重构社会则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不幸的是，当社会重建后，被消灭的一方似乎又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了，因此原有的冲突在和过去差不多的层面上继续进行，直至双方都被改变，或都被淘汰。在英国，由于种种偶然或必然的因素，冲突却常常以融合而告终，斗争的过程可能很激烈，融合的经历可能很漫长，但结局却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双方都被改造、又都被保留。被改造的双方其实是互相吸取的，由

此产生一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从对应的双方都获得生长点，于是同时传承双方，又同时扬弃双方。新社会就是这样产生的，英国的现代社会产生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的道路——和平、渐进、改革之路，其秘诀正在这里，在其中，冲突与融合缺一不可，斗争与妥协共同发挥建设性作用。历史前进的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英国模式”；“英国模式”被证明是一种可行的模式。

我们当初提出这个观点，在思想界引起不小的震动；当年，许多人认为历史发展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法国式的革命、跳跃、流血的道路。但英国的历史证明社会变革的道路不止一条，在不同的背景下，不同国家会走不同的现代化之路。这就是研究现代化“模式”的意义所在：哪一种模式，更适合于某一个正处在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具体国家？

我们相信我们的观点已经为人熟知了：“英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冲突中的融合。英国何以能做到这一点，是我们这本书着力要发掘的。我们力图表明：英国道路是历史所形成的，现代英国所有的特征，都来自于历史上冲突与融合的结果。“传统”与“变革”共同养育了现代英国；而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它的经历，是否对我们有特别的意义？

英国是一个有深度的国家，英国式道路也很深刻。深入探讨英国的历史，不仅让我们更了解英国，也让我们更了解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因为，英国毕竟是第一个走进了“现代”的国家，它的历史，总是引起人们的深思。

钱乘旦

2010年8月

卷首语

在世界各民族中,英国算得上是一个典型,它体现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英国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以和缓、平稳、渐进为主要特色,即使对世界事务不甚了解的人,也会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即英国是一个稳重的民族,它注重实际而不耽于空想,长于宽容而不爱走极端,在世界历史的长剧中,属于英国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着实不多见。

但正是这个不爱走极端的稳重的民族为现代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奠定了好几块基石:英国最早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开路先锋,从而把全世界推进到工业时代。英国最早实行政治变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树立了样板。英国的发展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模式,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渐进道路的可行。英国的科学精神和经典理论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宝库,其求实与理性的态度明显地奠定了科学思维的基础。英国对现代世界的贡献与其稳重的行为方式一样令世人印象深刻,可以说,英国率先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英国是现代世界的开拓者。

这些事实促使人们去思考:一个在北海骇浪中颠簸漂浮的小岛国,人口不过数千万,国土、资源都有限,如何会率先闯进现代文明的大门,成为现代世界的开路者?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应该到英国历史发展

的文化模式中去寻找。

首先,现代英国是在英国历史的发展中形成的,一切现代英国的特征,都可以到历史的长河中去追根溯源。现代社会在英国的出现,似乎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因为它沿着历史的长河缓缓而来,并没有被切断、被阻绝之感。传统与变革和谐地交织,恰似在同一长河中,既有传统,又有变革,当人们自以为是涉足在继承传统的源流中时,变革却如清新之水,已注入传统而融合于其中了。新的传统于是形成,接着,新的变革又会发生,如此反复,无穷无尽。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选择了妥协的路。

但我们同时也惊奇地发现:所有那些为现代人所熟知的英国特色——工业化社会、民主化政治、理性化思维、英国式道路和所谓的“英国绅士风度”,不管它是好是坏,也不管它对英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过并将要有什么影响,它们都是在历史的冲突中形成的,是冲突的双方在长期的斗争中相融的结果。缓缓的长河并不平静,平静中包含着滚动的激流。与其他国家一样,英国的历史也充满斗争;所不同的是,斗争的结果在英国不像在某些国家那样是一方吃掉另一方,或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而是双方都在斗争中自我更新,最后融合成一种新文化。这就是传统与变革的融合,是历史长河中的协调之路。英国发展方式就体现着这种斗争相融的特点。

在传统与变革的冲突中,走互相融合的道路,这是英国文化模式的显著特色。这种发展方式、文化模式是英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在英国确曾起过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推动英国率先敲开现代文明的大门。

斗争与和谐是社会前进的两个侧面,没有斗争,则社会难以进步;失去和谐,则社会难以维持。如何取得这两方面的平衡,是每一个前进中的民族所面临的难题。而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当然受制于各国各自的国情。本书将围绕冲突中的融合这个主题,追溯现代英国形成的过程,这不仅可以加深了解英国独特的民族精神,或许还可以提供一种参照,让我们沉思其他民族不同的(或相同的)经历。

目 录

作者的话 1

卷首语 1

第一章 现代政治观念的由来 1

一、来自天国的权力 2

二、“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23

三、君主立宪制度 41

第二章 工业民族精神的演进 61

一、财富的召唤 62

二、平等的召唤 94

三、“福利国家” 126

第三章 英国发展道路的形成 143

一、稳重守成的保守主义 144

二、走在历史前面的激进主义 166

三、渐进发展之路 190

第四章 理性思想的孕育 231

一、中世纪的遗产 232

二、走出中世纪 250

三、理性——全民族的灵魂 279

第五章 英国风度的造就	300
一、贵族社会与贵族精神	301
二、向上流社会看齐	325
三、绅士风度	340
结束语 危机与展望	356

第一章 现代政治观念的由来

现代政治制度起源于英国,这一点,可能任何人都会不会否认。现代政治制度的诸要素,如分权的原则,全民选举的原则,行政从属于立法、政府向选民负责的原则,法治而不是人治的原则等等,最早都是在英国形成的。民主化、法律化、制度化、效率化等等这些对现代国家普遍适用的要求,也最早从英国起步;政党制、内阁制、文官制、地方自治制等现代政治中常见的形式,显然是在英国最先发展。英国政治制度是几乎所有现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母体,这些国家多多少少都模仿了英国的政体,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那一套大同小异的政治制度,就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机构中,也多少有一点英国制度的痕迹,比如苏维埃制度中的联盟院与人民院,就隐约有英国上下两院的影子。

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的英国,其制度为其他许多国家所仿效,这说明这个制度有其优越性,有其合理性,对于现代国家有其适应性。但英国的现代政治也起源于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中世纪的政治制度在英国与在其他欧洲国家可以说几乎一样,英国中世纪的政治结构在其他欧洲国家也同样存在(或至少是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在其他国家,现代就似乎要与中世纪断裂,中间缺少平稳的衔接;而在英国,现代政治似乎就产

生于传统之中,显得如此自然、如此吻合?在其他国家,现代政治产生得如此艰难,乃至要借助英国的样板,才能改造旧模式;而在英国,它却能为传统所容忍,甚至被认为是一种维持传统连续性的必要方式?

由此,英国现代政治的形成过程,就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

一、来自天国的权力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王”就作为权力的象征出现在历史上,文明似乎与国家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王”似乎是国家产生的标志。没有“王”的权力是很少的,这在古代尤为如此。就连古代奴隶主民主制发展最充分的地方——古代罗马,也曾有过 250 年的“王政”时期,前后有七个“王”相继在位。在其他民族的历史上,“王”的存在就更是连续不断。人类似乎有一种天性,当他们挣脱野蛮状态时,就要把所有权力放在一个人手里。“自然法”学说的理论家们就是依据这个现象,而提出自己的政治理论的。他们猜想在原始初民时期,有一个“自然状态”,按照他们的想法,所有的人在这个状态中都自由自在,不受拘束,各人对各人自己的生存负责^①。这个社会很混乱,只有上帝的法律(即“自然法”)在约束人们。但“自然法”靠谁执行?这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在“自然状态”下没有权威。为克服这种生存的无序状态,所有的人于是达成协议,把个人的某些(或全部)权利交出来,组成“政治社会”(body politic)——即国家。国家建立后,为避免政治上的混乱,权力最好是放在一个人手里,也就是建立君主制。霍布斯和洛克——英国历史上这两个影响最大的自然法理论家都是这样说的,不过在霍布斯那里,“自然法”被引向为专制主义辩护,而洛克却从“自然法”中引申出“自由”的崇高地位,提出对君主的权

^① 不同思想家对“自然状态”的看法其实是不同的。比如在霍布斯那里,这是个充满战乱与恐怖的时代;在洛克那里,则是个和谐仁爱的时代;在卢梭看来,是一个充满了平等的“黄金时代”。

力进行抑制。

霍布斯和洛克——这两个同时从“自然状态”走出来的哲人,似乎代表着英国历史上两个方向不同的相反趋势。不过事实上也不完全如此:从政治体制的角度看,他们俩都在为君主制寻找新的基础,或者说,都希望出现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君主制。不过霍布斯同时背弃了英国历史上向相反方向发展的两种传统趋势,结果他失败了;而洛克却代表着把这两种传统融合在一起的企图,结果他获得成功,成了现代政治学的开山鼻祖。这一个成功、一个失败的事实本身,就体现着英国民族文化的特色——在冲突中达到融合的发展模式。

这样,似乎就已经接近于提出结论了。不过在叙述之前先提出结论,未免有些过急,使读者难以理解其中的内涵。为此,我们就先要把英国历史上这两个相反相连的因素分解开来,逐一追溯其发展的过程,然后再看它们如何在冲突中达到融合。

首先要追溯的,是王权发展的几个阶段。

如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王”在英国历史的早期就开始形成。不过,由于当时的英国(那时叫不列颠)地处欧洲文明的最边缘,因此这个开端相对来说仍然比较迟。

不列颠被纳入西欧文明的主体是在公元1世纪,当时罗马帝国派大军占领了它,在此之前,许多不同的民族先后进入不列颠岛,但始终都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没有出现成熟的国家。这个时期的后期有一些强大的部落酋长开始称“王”,不过这个过程被罗马人的入侵打断了。

罗马不列颠由帝国派驻的总督治理,总督名义上听命于罗马,实际上,越到后来就越是自行其是,把不列颠看做是他自己的势力范围。好几个总督从不列颠出发去攻打罗马,然后在罗马争夺皇位。很显然,与罗马的多数异族行省一样,罗马不列颠并没有经历过古代共和制的洗礼。

罗马的统治在不列颠只是一首历史插曲,尽管这首插曲长达 364

年。当君士坦丁带领罗马兵团在 407 年离开不列颠并一去不复返后，留在岛上的行省居民发现政权长期交在罗马人手里，他们自己已丧失了组织国家的任何能力（或者说他们从来就没有过组织国家的能力）。就在这权力出现真空的紧要关头，日德兰半岛附近的日耳曼部落开始入侵不列颠，而这次入侵才开始了真正的英吉利民族的历史，而被罗马入侵所打断的“王”的形成过程，也就从头开始。

新的入侵者叫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他们渡海而来，起先是作为岛上原有不列颠人的客人，应邀来为他们戍守疆陲的。后来，他们发现不列颠是一块丰腴的土地，五谷丰登，牧草肥嫩，特别是岛上的居民温和柔弱，不善征战，于是，他们就一呼百应，不请自至了。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以下简称为《编年史》）记载：公元 443 年不列颠人派人去罗马，请罗马派兵来保卫他们；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他们就去请盎格鲁人，并对盎格鲁的首长们提出同样的请求。”^①

449 年，第一批盎格鲁人来到不列颠，他们在两兄弟亨杰斯特和霍尔萨的率领下“分乘三条船”在岛的东南部登陆，“起先帮助不列颠人，但后来又与他们作战”。这些新来的战士很快就看出他们的主人们软弱可欺，“于是就派人到盎格鲁恩去，叫他们送更多的帮手来，并告诉他们不列颠人胆小而土地肥沃，于是他们就马上送来更多的兵力来帮助其他人。”

于是，一批批不速之客乘坐狭长的独木舟，手执武器，携家带口，蜂拥而入。这是些不开化的野蛮人，文明才刚刚对他们露出微笑。他们在头领的率领下来到不列颠，为的是夺土掠地，寻找更好的生存之处。一经登陆，他们便以部族为单位，渗入到不列颠岛的腹地去，抢夺他们理想中的土地。这个过程在英国历史上叫盎格鲁-撒克逊征服，英国的“王”

^① 见《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是一部记载古代盎格鲁-撒克逊人历史大事的编年体史书，现存最早的手抄本见于 9—10 世纪之交。作者都是修道院僧侣，因此其记叙难免掺有后世基督徒对早期历史的偏见。

的形成,就是从这次征服开始的。

《编年史》说:455年起,亨杰斯特和霍尔萨向不列颠人猛烈进攻,他们在一年中就“杀死12个不列颠人的首领”,“夺取无数战利品,不列颠人逃避盎格鲁人如同逃避大火一样。”477年,“伊勒和他的三个儿子……带三条船来到不列颠”,立刻就“杀死许多不列颠人,迫使其他一些人逃进树林子……”495年,撒克逊人的“两个酋长塞尔狄克和他的儿子辛利克带五条船到不列颠……他们在当天就对不列颠人开战”。501年,“朴尔特和他的两个儿子比埃达及米格拉带两条船到不列颠,在朴茨茅斯(意为“朴尔特的海口”)这地方登陆,并杀了一个地位很高的不列颠人。”514年,又有三船“西撒克逊人”抵达不列颠,“……与不列颠人开战,迫使其溃逃……”^①

《编年史》中记载的只是无数小股入侵中的星星点点,大量入侵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湮灭了。请注意每一段记载中所提到的船只数:两只、三只,最多不超过五只。这是一种用大树掏成的独木舟,每只最多只能坐数十人,而且入侵的战士还都带着家眷们同行!这样一股股数十上百人组成的入侵军若不是有庞大的批数,如何能征服岛上人口稠密的居民呢?

正是在这种小规模但多批数的军事征服中,征服者自己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原先的部落民主制衰落了,军事首长取得了优势地位。战争的需要使指挥员拥有决断权,而这种权力扩大到部落管理,便使战时的长官变成了独断独行的部落酋长。酋长们往往有大量亲兵,在作战时与之同生共死。原先部落中成年男子全民皆兵的旧制度逐步废除,形成一部分部落成员专事作战、其他人则专门从事生产的新格局。这样,战士与农人分开,这起先是职业上的分工,然后就演变成社会等级的分化。“王”在战士的顶层浮起,他率领战士们厮杀征战,久而久之,“王”的地位

^① 以上均见《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